

天黑了

叶静

父亲坐在长椅上，头微微向后仰着，眯着眼，手缩在宽大的衣袖里。他身下的长椅，油漆脱落，露出了木头的底色。

昏黄的阳光落在父亲身上，落在斑驳的长椅上。一只鸟儿飞过来，先是落在椅子上，后又落在父亲肩头。父亲缩在衣袖里的手伸出来，轻轻一挥，鸟儿飞了，却没飞远，而是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，踱着步子，又用漆黑的眼偷瞄父亲。父亲眯着眼睛，并不看它。鸟儿走了几步，扑棱着翅膀，飞走了。

有人路过。父亲睁开眼，有些局促，他转头寻母亲，看见母亲后，又合上眼继续打起盹。其实，母亲不会走远，她只不过是故意躲起来，想让父亲起身走几步，可父亲只是坐在长椅上，一遍遍地呼喊母亲的名字，母亲骂他懒，骂他一步都不愿走，父亲垂着头，眼神怯怯的，像做错事的小孩。

父亲是前几年生病的，落下了后遗症，连家也记不得在哪儿了，每天最关心的只是吃饭的事。母亲想让他多下楼，就哄他说要去外面吃饭，父亲乖乖地跟在母亲身后，母亲走得快，父亲走得慢，父亲跟不上母亲的脚步，母亲便拉着他的手往前走，只走了几步，父亲便嘟囔着不肯走了，母亲说，不走就赶不上吃饭了，父亲又不情愿地任母亲拽着向前，皱着眉，嘬着嘴，像个倔强的小孩。

母亲每天就这样哄父亲，一天哄三回。

我下楼找母亲，见父亲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，父亲也看到了我，缩在衣袖里的手慌乱地抽出来，他的眼里泛着光，有些讨好地说：“找你妈吧？她在旁边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，丢下他，独自一人去找母亲。母亲果然在旁边的鹅卵石路上，见我来了，很是诧异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阿爸说的。”

“他今天倒是‘能’了。”

母亲这样说的时候，显然是惊喜的。父亲要是一直这样“能”该有多好啊！

互为良药

蔡昕静

“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孩子，当年得了慢性肾炎，到处求医问药，都治不好。你爷爷把他接到家里，查阅了好多古方，我去帮他抓药煎药，照顾了几个月后，竟然治好了，你爷爷这个行医水平啊，算是到家啦！”

一提到爷爷行医数十年间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的事情，奶奶总是拉着我的手，眉飞色舞。

爷爷是位老中医，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老中医。在爷爷这里看过病的一位患者曾说过一件趣事：当年他在爷爷这里抓的药方，拿去同南京大三甲专家开的药方比对，竟是分毫不差。也正因着医术高超，总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找爷爷看病、调理身体。

奶奶是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，她种的蔬菜，总是比别家的新鲜多样，翠绿的小白菜、圆润的土豆、多汁的白萝卜都是我们一家人喜欢的。她养的猪、喂的鸡，味道也总比别家更为肥美鲜嫩。奶奶披星戴月，日夜劳作，是远近闻名的种粮达人，爷爷、奶奶一医一农，是乡亲们眼中的神仙眷侣。

但爷爷的身体却是一年差过一年。奶奶说，是年轻的时候贪嘴，多喝了冰糖水，得了糖尿病，又加上年纪大了，病啊灾啊的一齐来了，她总是心疼，我们看着也难受。

奶奶年轻的时候，乡里乡亲的红白喜事，她必

父亲以往是很“能”的，我小时候一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就去找他，他一把抱起我，眼里闪着光，能照见我的影子。在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里，父亲也是能人，为人侠义，说话时，声音脆响，眼里像是有两团火，闪着火苗。这“火苗”曾让我认为我的父亲无所不能，我每天下学时都会急匆匆往家跑，因为家里有个无所不能的父亲！

可如今，父亲大多时候都是闭着眼，靠在躺椅上，要么听电视，要么睡觉。我女儿刚学会走路时，父亲见她晃悠悠地走着，却又不敢闭眼了，眼睛像长在她身上似的，女儿的身子稍稍晃悠一下，父亲就将缩在衣袖里的手慌乱地抽出来，在空中“抱”一下。女儿晃悠悠地走到父亲身边，仰起肉乎乎的小脸，朝父亲笑。父亲也笑，笑着笑着，又突然哭了。女儿奶声奶气地说：“阿公哭了。”又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说：“宝宝没哭，宝宝乖。”

母亲有时指着我的女儿问父亲：“明文啊，你可晓得她是哪个呀？”

父亲摸摸脑袋，眼睛一闭，“不知道！”

母亲再问，父亲先是不做声，而后嘟囔着说：“是阿静。”

母亲便一遍遍地说：“明文啊，这是阿静的女儿呀，你可记住啦？是阿静的女儿呀！”父亲有些茫然。他可能弄不明白，阿静怎就有个女儿了？他的记忆一定还停留在时间的深处——他的女儿阿静还是那个一遇到委屈就哭着去找他的小女孩。

冬天来了，树上的叶子全落了，露出光秃秃的枝干，曾经来过的鸟儿不知去了哪里。父亲躺在床上，不能动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吃东西。但他的眼睛始终睁着，似乎在用眼睛呼吸。屋子里全是人，有亲人，有朋友，有老街坊的人。父亲静静地躺着，旁人大声喊着父亲的名字，父亲努力睁大眼睛，似乎在用目光抚摸着 he 热恋的人间。

我们就那样看着他。我们知道那一刻终将到来。

一滴泪，从父亲的眼角慢慢渗出来，又慢慢滑落。

那双眼睛里的光像是最后的天光，终于淡了，散了。两只眼睛像两扇门，悄然关闭。

天真的黑了。

是掌勺大厨。奶奶的勤劳能干更体现在照顾爷爷上，自爷爷生病以来，在家时奶奶便烧饭洗衣，百般注重爷爷的饮食起居，在医院时更是衣不解带，熬更守夜。爷爷是个“极难伺候”的人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病，爷爷在心理上也是个“病人”。

爷爷给人看病，向来只收几块钱的诊费，遇到有些患者家里难的，甚至免费看诊，用奶奶的话来说“不亏本都是好事情”。就在大家都抱怨爷爷太过于清正，没有利益观念，与这个时代的风气不相称的时候，奶奶却什么也不管，只是种她的菜，做她的饭。“你爷爷是医生，医生就是这样的，不图名，不图财，我只要好好种地，我们挣的钱能让我们一家人吃饱穿暖，这就够了。”

人老了，总是愿意离开老家和子辈一起住。但爷爷不同，他要守着他的诊室。我问奶奶为什么一定要在老家过年，不能过来同我们一起吗？奶奶说：“你们可知道，每次你爷爷去县城，家边的病人总找不到他，到处打听，你爷爷心里难过，不想让病人着急……”

悬壶济世是爷爷的信仰，奶奶尊重的是爷爷的信仰，而在爷爷眼中，信仰是比生命更为珍贵的存在。理解和尊重，是奶奶治愈爷爷的良药，爷爷的病，只有奶奶能治。

爷爷也是奶奶的药，奶奶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爷爷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。奶奶只要有哪里不太舒畅，爷爷总是格外重视，即便是如此亲近的人，爷爷看起病来还是不忘望闻问切那一套。奶奶从前总说，自己配不上爷爷，总认为爷爷应该找个同他一样身份地位的人结为夫妻，而不是找自己这样大字不识的粗人。在爷爷眼里，奶奶不是个没有文化的粗人，她不仅仅是他眼里最贤惠的妻子，更是最出色的农民。爷爷也教奶奶认字、认药，奶奶熟悉了各种药性，成了半个赤脚医生。

爷爷、奶奶的一生，是互相支撑、互相帮扶、互相成就的一生，他们互为对方的良药。他们生而平凡，却情深至此。这样的老夫妻，真是世上的一道风景。



花鸟 桂林 作

安丰烧饼

施小军

“五角钱不算多，你去不了香港新加坡；五角钱不算贵，买个烧饼您真实惠。”每天一大早，烧饼铺的鹤年似乎有三头六臂，他一边接钱、找钱，从窗口给人递着烧饼，一边饶着舌，间或还能拖过搪瓷缸，狠狠灌一口碎末茶叶水。

鹤年的烧饼铺离海沟河的码头不远。海沟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，也是安丰小镇的母亲河，往西能去到扬州府城，向东则通往盐场和辽阔的大海。赶轮船的旅客、送亲人的乡民，还有码头附近揽生意的小贩，天亮前都会来一个喧松香软的烧饼充饥。因地理位置优越，又有那张能说会道的嘴“加持”，鹤年烧饼铺的生意不是一般的好，顾客们常常要排队，才能等到下一锅的烧饼，有时需要等上两磨子。

小镇的烧饼，不管是鹤年家的，还是其他店铺做的，都是传承有序、“根正苗红”。当年革命老区支持新四军抗日的“草鞋底”，淮海战役中跟随独轮车、大板车支工支前的“撕面饼”，渡江战役中士兵的口粮，无一不是小镇烧饼家族的一员。

小镇的烧饼，脆，香，酥。香的是芝麻，脆的是表皮，酥的是饼饅。它们仿若金庸的武侠，有着招式和门派。“草鞋底”，是椒盐葱花饼，是汪曾祺老先生说的“较薄而多层，饼面芝麻多，带椒盐味”；碗口大而圆的，是糖馅的甜烧饼。相对于其它烧饼，我独爱“龙虎斗”，因为它的口感，仿佛擂台，是咸与甜的对峙，再以阴阳调和的形式，把椒盐、白糖、葱花和猪油渣融合在一起，再统一表达，比其它烧饼，多出了灵魂。“龙虎斗”的烧饼，足足的全酥，油油的老酵，夹着葱花猪油渣的咸，和着流沙馅的甜，配以一碗鱼圆汤，简直是完美组合。

我离开小镇后，走南闯北，不管是求学时在马来西亚吃“印度飞饼”，还是工作出差时在宁波吃“千层饼”、在周村吃“瓜拉叶子烧饼”，又或者是周末闲暇时光，在巷子胡同里流窜，吃“南京鸭油酥烧饼”“安国马蹄烧饼”等等，都不再有当年小镇烧饼带给我的欢愉。喝一口鱼圆汤，咬一口“龙虎斗”烧饼，我很容易想到在小镇中学执教的那年秋天，同事用塑料袋和围巾把烧饼包裹起来，等我下早自习来吃时的那份温暖和温馨。那样的早晨，那样的氛围，何尝不是一场扬州梦呢。

小镇名叫安丰，取“平安、丰收”之意，现为泰州东北与盐城交界的一个乡镇，不只是烧饼出名，其豆腐百叶还上了央视“舌尖上的中国”。前些天，听说鹤年不光做烧饼，还兼做起豆腐百叶生意。看来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，多好啊！